

2019年4月至今

有关部门发布的新职业已有38个

站在新职业风口的年轻人

近年来，新职业不断涌现，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、人工智能训练师、互联网营销师……自2019年4月至今，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发布的新职业已有38个。

多样化的职业种类催生出可观的人才需求。日前，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发布的《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》显示，预计未来5年，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，预计云计算工程师技术人员近150万、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近500万、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均达到125万……

机遇面前，求职者们实现职业拓展有了多元选择。

新职业受到年轻人青睐

2020年，直播带货、短视频带货等新业态迎来爆发，带动了一大批从事短视频及直播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获益。

直播销售员“乡村八妹”说，国家发布新职业我们很高兴，自己做的事有正式的名称了，“以前人家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都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是拍视频的，很多人当我是不务正业。未来，相信这个新职业可以衍生出很多培训机构。”

她在百度等互联网平台实现灵活就业。在“好看视频”半年时间，她成长为第一批小店商家，并获得了不错的收益。

90后大学生李英杰毕业之初从事自动化方面的工作，后来供职于一家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公司，如今已有4年从业经验。今年初，李英杰从事的职业有了正式名称——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。

李英杰坦言，之所以选择现在的工作，一是因为薪资，现在的待遇是原来的十倍左右。二是因为智能制造行业发展前景广阔。

除了李英杰这样提前抓住新职业机遇的从业者，还有不少年轻人希望站上新职业风口，提升发展空间。

目前，广受年轻人关注的新职业行业主要集中在互联网/信息技术、制造业和服务业。具体而言，数字化管理师、无人机驾驶员、农业经理人、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格外受到年轻人的青睐。

对从业人员提出较高从业要求

“这个行业对从业经验具有很高要求，目前我们公司招聘较为倾向于有3~5年行业工作经验的人。”李英杰告诉记者，公司今年的招聘主要是通过社会招聘引进人才。“生产管

理、生产制造、软件开发等专业知识和能力都需要时间积累。”他说。

事实上，不少新职业都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从业要求。

记者注意到，为解决各类新职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，一些国内高校、社会机构已经设置有智能制造工程、区块链工程等与新职业相关的人才培养课程。但一位无人机行业的专业人士表示，部分技术高度密集型的行业包含的专业知识多且复杂，加上行业发展更新速度快，相应的理论来不及沉淀，目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尚不能满足行业用人需求。

此外，采访中记者发现，部分求职者面对新职业也有自己的烦恼：容易陷入考证漩涡。

而求职过程中，也确实有部分新就业岗位对求职者提出证书要求。例如，在智联招聘网站上，与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相关的岗位招聘条件就写明，对有护理员证书、社会工作者证书的求职者优先考虑。

理性看待当前的新职业热

有关专家指出，求职者需理性看待当前的新职业热。

随着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加快，将会有更多新兴职业应运而生，进而对人才素质提出更多新要求。

个人在谋求职业发展时，关键在于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，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职业环境。

“对于有志在众多新职业中谋求个人发展空间的职场人而言，除了要针对目标职业积累专业知识外，还要关注相关领域的知识。”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俊明表示，以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为例，除了关注区块链技术，还需关注该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涉及的领域，包括金融、大数据以及边缘计算等，对相关领域知识的积累，有利于提升岗位竞争力。

“对智能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说，除软件、硬件、生产管理等专业知识外，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咨询能力也很有必要。”李英杰表示。

对于部分新职业求职者陷入考证焦虑的问题，《数字化组织打造》副主编沈乐杨表示，证书值不值得考，需要通过发证机构、证书效力、使用范围来衡量。对于某些通过率过高、几乎是人手一本的证书，其实际效用将大打折扣；对于一些平台机构自己认证的证书，求职者也不必过分迷信其含金量。

据《工人日报》



张玉环手持无罪判决书。

27年里，父亲张玉环和儿子张保仁、张保刚，相互缺席了彼此的成长。

8月4日，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再审宣判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“原审判决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撤销原审判决，宣告张玉环无罪。

自1993年10月27日起，张玉环已被羁押了9778天，是目前被羁押时间最长被宣判无罪的申冤者。

顶着“杀人犯儿子”头衔长大的两兄弟

漫长的9778天里，张保仁和张保刚是顶着“杀人犯儿子”的头衔长大的。张玉环被执法人员带走时，兄弟俩一个3岁，一个4岁。童年里“陪伴”他们最多的是村里人和同学无休止的谩骂和白眼，甚至殴打。

哥哥张保仁的腿在放学路上被村里同龄的孩子打断，还被对方逼着吃牛粪。张保仁的性格内向，说话细声细气，受欺负了，也从不还手。弟弟张保刚不同，看到哥哥受欺负，抄起木棍就朝对方打去。

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张保刚打

了4年架，4次被学校开除，换了4所学校，“不是在打架，就是在打架的路上”。因为父亲张玉环的关系，两兄弟常常被同学欺负，张保刚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。

突如其来变故打破了一家人的生活。张玉环被带走后，妻子宋小女隔三差五地带着兄弟俩去县公安局和县政府鸣冤哭诉，有时候早上去、晚上回，在接待室一待就是一天，甚至两三天，为的就是见张玉环一面。

家里没了经济来源，很快连饭也吃不上。母子三人四处流浪，到了饭点，只能跟着外公到宋小女的几个兄妹家轮流混饭吃。

去的次数多了，亲戚家内部就有了矛盾，常常当着他们的面吵得面红耳赤。“原本只需抚养外公一人，现在还要养我们母子三个。”张保刚回忆，那时候尴尬得自尊都没了。

“我亲生的崽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就连母亲也老得认不出了”

活在父亲的阴影里，兄弟俩懵

了4年架，4次被学校开除，换了4所学校，“不是在打架，就是在打架的路上”。因为父亲张玉环的关系，两兄弟常常被同学欺负，张保刚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一家人的生活。张玉环被带走后，妻子宋小女隔三差五地带着兄弟俩去县公安局和县政府鸣冤哭诉，有时候早上去、晚上回，在接待室一待就是一天，甚至两三天，为的就是见张玉环一面。

家里没了经济来源